



史糾三國志

陳壽撰卷一

婁上朱明鎬昭苞氏著

魏志

志云建安五年春三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按承之
謀深惡吉利之無君也於吉利為逆於獻帝為正今
書伏誅伏獻帝之誅乎伏吉利之誅乎凡志近事多
微詞以遠禍也陳壽立太康之世以指建安直筆何
害尚畏南史之及身哉

志云公軍官渡紹連營稍前依沙碓為屯東西數十



里公亦分營與當相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
什二三按初平三年操領兗州牧擊黃巾於壽張東
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
青州兵今皆何往乃云不滿萬耶即征戰損傷士卒
物故容亦有之未應如此之多也據袁屯東西數十
里公亦分營與相當是明乎掃境內之師以拒之軍
容甚盛但視袁兵差弱耳操固善用兵亦安能以公
膺之衆殲十萬之師乎裴松之辨之最詳附載於後
松之曰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

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
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
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
少二也諸書皆云公抗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
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
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紀述者欲以少見
奇非寔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
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
百餘匹繇馬為安在哉裴註

志云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避難瑯琊為陶謙所
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按陶謙剛直知大體于嵩
何卻而必欲殺之且操為人雄威名已立謙即不能
為許子將獨不若鬻鎗有耳乎操已心識其非姑以
殺父復仇為名肆其東封耳韋昭吳書曰太祖迎嵩
輜重百餘兩陶謙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
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曰奔淮南此寔錄也郭頌世
語歸獄於徐牧陳壽同之識不逮韋氏遠矣

志云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
陵征備至巴丘遣張熹救合肥公至赤壁與備戰不
利按吳志劉備破曹軍權始有合肥之後是赤壁在
先而合肥在後也今記載舛訛先後倒置宜為孫盛
所駁

志云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
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
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按曹瞞傳載華歆勒兵
入宮事甚詳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
時與御史大夫却慮坐后被髮徒跣逼執帝手曰不

能復相活耶帝曰吾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
曰却公天下寧有是乎據此是首逆者操輔逆者歆
今書坐書廢斃死書伏法槩為嵩目獻帝之詞而大
逆主名終不得立特曲筆耳此涑水修資治通鑑所
以芟陳志而載吳傳也志云二十三年漢人醫令吉
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及攻許燒丞相長史王
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光討斬之按趙岐三
輔決錄註時有京兆金禕自以世為漢臣日碑討莽
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觀漢祚將移謂可李興乃

喟然發憤遂與耿紀常晃吉本之子邈兄弟穆等結
謀是則謀討非謀反也再按袁暉獻帝春秋收紀晃
者操篡主之王必此時先創死則討斬之名無由曲
歸矣大凡史官之筆一字之意務歸精嚴如志中東
征孫權西征劉備之屬朱考亭悉以擊易之愚謂建
安之年尚可無易此時獻帝猶守祭號操得挾天子
以令諸侯及山陽避位黃初壇號蜀為正統吳為敵
國曰討曰伐凡宜釐正愚聞范曄東漢書紀晃之傳
直云討操不克夷三族考亭綱目遂祖其說曄以二

人為忠壽以二人為賊二史所見孰優吾於承祚三志識蔚宗之思精吾于涑水通鑑而服考亭之筆正范曄自稱其書曰體大而思精

志云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按齊王為任城王楷子孫盛春秋主之即有疑辭要亦不甚河漢也據壽所書遺體莫考支繫七辨豈其出自空桑抑亦全憑廩竹當時劉放孫資之後逢迎司馬宿以漢少帝秦呂政之事謗之壽亦沿其說而著筆耳壽載廢張后廢

齊王事時近良史之筆愚每謂壽書魏事易書晉事難蓋土行已盡可頗列其慝身立晉朝難罪狀其祖也今於操多曲筆于懿師多明文何耶或以操芟夷羣雄積若兵間奪天下於黃巾黑山之手而司馬父子蹈藉餘勢狐媚以弋天位此不過新莽楚玄之屬耳當塗典午情罪差異故亦輕重其詞歟志云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書法至此是無天矣大行之慘夷於大夫即司馬躬自削牘尚或心戰而不敢下或曰壽官於晉之故然則郭頌傳暢習鑿

齒獨非晉人乎郭頌世語傳暢諸公贊習鑿齒漢晉
春秋深晰克濟之逆歎服王經之義紀己丑之事本
未詳盡具有微父壽獨何情甘蝕大義以獎亂人乎
志云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按
王粲英雄記術所恨者陳瑀非陳溫也溫先瑀刺揚
州自病死陳瑀為術所署術敗而復背之所以怒而
治其然瑀亦止走歸下邳耳無殺瑀之女陳志殆不
深攷

董卓傳臧洪傳

董卓肆毒初平子源授命本朝皆當入漢紀不必贅
魏志也史通限斷之說誠不可易然則袁紹袁術呂
布諸傳可無議歟官渡之戰徐州之擒魏功爛焉比
事屬辭勢必連及要以大義折衷魏志斷自夏侯元
讓強以餘人綴入不迺代後漢載筆耳至於卓傳術
傳之評松之譏其詞複恨其未盡此直瑣：何足云
也

夏侯尚傳

傳載清河王經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母

謂經曰汝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按王彥偉之義上方孔父視彼王沈王業二人罪通于天矣陳壽不為立傳而附見於夏侯尚傳之末二異也經被收辭毋_レ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習鑿齒紀之甚詳由此言之彥偉之母允矣聖善非止知興知廢之母及東海賢智之母所得髣髴正誼者而陳壽刪去不錄止載其守分知足之言使後

世讀史不闕本末者徒以彥偉之母二清河詰婦人耳而彥偉并不能辭乾沒進趨之惡名二異也或曰書經忠是昭晉篡壽亦畏罪耳則應之曰太始元年之詔賜經孫以郎中之爵是晉武尚深愍其忠而壽志必曲掩其美也三異也

荀彧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鑿先識未能克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筭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愚謂荀攸若所謂克志者矣夾輔漢室延祚

二紀謀敵斷論思若有神世有議其協規曹氏者嗟乎撥亂之才英雄之姿操實稱首荀文若不操歸而誰歸乎及至大勢在許當塗成讖九錫勸進雜然煩興父若始恨韓盧得肉止以自肥而已乃一死飴甘以達本懷裴松之所謂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者也未克之說非愚則陋矣賈荀合傳尤為不倫賈詡為淮記謀主身代董卓報仇元凶甫夷逆禍重結致使行在兩辱即官采招閱獻帝本紀髮恒上衝則賊漢者文和忠漢者文若忠逆同區何以垂訓松之以為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未免失類愚謂非也賈詡止堪附董卓傳末程郭何辜遭此酷乎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仲謀聞而笑之詡謀策深長仲謀何笑之者笑其始直作賊耳

管寧傳華歆傳

王彥方明德在人為世師表陳壽不為立傳附見於管幼安傳中所見者商賈自穢一二語而已華子魚佐逆弒后壞屋發壁獨掩覆不書本傳級附小美演至千言嗟乎此二傳出邪人得氣為善者惧矣

列在後漢

獨行傳

陳泰傳

傳稱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姜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惧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松之案此救至出于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同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者也

裴註

盧毓傳

傳云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按管幼安忠于漢世志不臣魏寧為漢處士不為魏司徒區區此心前有龔勝後有陶潛當時有楊彪耳陳志以為帝不能用帝即能用幼安為之用乎詔書歲下安車重茵脩極隆渥幼安終以老病辭不受詔是則帝欲用之久矣

諸葛誕傳

傳云誕欽屠戮咨亦生擒三叛皆獲天下快焉愚謂司馬氏父子柄國奕視其主在朝貴仕惟預譔九錫

父為典午勸進而已乃彥雲公治唱義於前仲恭公
休著忠於後或感恩明帝之顧命奮袂誓師或自傷
魏室之重臣願清帝側司馬曾不悔禍阻兵安忍收
魏氏之甲兵攻魏氏之城邑借魏氏之市朝屠魏氏
之公孤參夷三族薙及尺童凡有知識莫不啗辛咸
謂西陵墓田無淚可揮忍死登床六尺安在厥後子
孫末裔有以面覆床之事石勒胡兒有司馬狐媚之
辭知典午父子兄弟之邪則知公休諸人之正而修
史無識昧于大義指忠為叛以憤為快欽即非誕
傳要亦魏之烈士唐咨本屬亡命寧非吳之義師曲
予之以叛名將何法而受惡耶

蜀志後主紀

評曰官不置史注紀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
諸葛亮雖達于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按景耀
元年史官言景星見則蜀漢未嘗無史官也借曰此延
熙二十年以後事諸葛捐館舍已久史官之設當屬
蔣費董郭諸人則列傳何故無明文乎蔣費董郭在
朝恪遵諸葛遺式守而勿失一如平陽之於鄩侯未

必有所改張增立也且諸葛于章武之世庶事草創
建興之時規條粗立左史右史國之大典必不空廢
厥曹遺譏後人者矣

諸葛瞻傳

傳云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嘗征伐在外官人黃皓竊
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按常璩華陽國志諸葛
尚曰父子荷國重恩恨不蚤斬黃皓則黃皓竊弄諸
葛所痛心疾首者也再按孫盛異同記瞻厥等以維
好戰無功國內疲敝表後主召還蜀長老猶有瞻表

以闇字代維政事則姜維黷武諸葛諸人所深憂太
息明悉而熟計者矣壽之曲筆以嘗為瞻吏為瞻所
辱故借事歸惡蜀中長老之語良不誣也至於諸葛
相國之評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後世因以為陳史詬
病愚獨謂不然陳史推服武侯殆不一口咨述追思
則以為召公之甘棠誦美遺篇則以為周公之諸誥遠
為匹晉近復亞蕭天下有周公管蕭而不聞將畧者
乎其意若曰謂孔明將畧為長則當謂司馬宣王將
畧為短當時巾幗之貽畏蜀如虎之刺及死諸葛走

生仲達之諺晉代君臣父子所深諱壽不得不為微
詞以自全觀其泰始十年上諸葛集書中有所與對
敵或值人傑之語其本指約略可見後人宜玩其全
父母摘其單詞可矣至以愁怨之故於思遠多深文
則愚不能為之釋也

譙周傳

周勸主啣壁俛首事仇醜顏希利要異微榮孫綽論
之詳矣頌愚重有恨於周者作仇國之論以本國為
因餘以敵國為肇建當塗篡竊崇為正統昭烈受命

鄙以閏位身受漢官獨吠其主抑至此乎尤可怪者
祖周舒之說演杜瓊之議造作符讖肆成妖言先主
名備訓以為其後主名禪訓以為授曲詆至尊之諱
巧作亡國之辭此不必陰平縋軍綿竹敗血而邊鄙
不聳之夕後主高枕之年周已翹首頓足日夜懸望
魏軍之入矣心乎亡漢以媚新君人之無良未見其
匹借曰周明于天文則當塗未幾典午竊之典午二
傳牛氏代之乾象有徵周何以一無推驗寂若吞炭
耶陳壽不加貶詞猥以安劉奠邦譽之斯時後主嬰

城固守勢窮而潰魏即淫刑斷不以亡國之君肆諸
東市蚕叢土著恐難尸誅則傳所謂劉氏無虞一邦
蒙賴者周或自以為功而陳氏亦從而功之耳輸國
與人受賞徹侯如周者當斬頭瀝血以祭昭烈之廟
北地之墓招思遠諸人死戰之魂而告之并置其奸
狀于鼎曰使後世人臣無如譙周也

吳志士燮子徽傳

呂岱誅士徽一事據士燮傳岱命士巨誘降後復行
誅據呂岱傳潛軍卒至罪人被縛一以為誘降殺降

是無功而有罪也一以為用兵若神是無罪而有功
也後之讀史者信士燮傳乎抑信呂岱傳乎

周瑜魯肅傳

按吳大帝與漢昭烈并力拒魏此魯子敬本謀也迎
昭烈于當陽追公瑾于使已皆倡自一人非閔別議
夾輔本多首事惟一而陳氏作志傳周瑜則以周瑜
為始謀傳魯肅則以魯肅為始謀傳諸葛亮則以諸
葛亮為始謀三人同詞莫適為主載述之體將無大
謬或曰吳蜀二史各歸美大臣耳三志出陳氏一手

參軍費觀太常賴恭光祿黃柱皆失行事不為博訪
甚至衛文經韓士元之流既沒名實復亡郡縣穀梁
失短未免三歎獨可諉之曰諸葛不立史官也若夫
吳壹椒房至戚位至通侯推其人地例應屬辭行狀
放失譙周尚在可訪而存壹即一無善狀何嫌父史
從同吳孫邵為丞相實在顧雍陸議之先列傳無名
軼事少見即常昭為張惠恕之黨刪邵不書而項峻
吳書已有注紀何不採存以備規則首相無傳自吳
志始諸如此類或免傳疑之失而終有闕如之恨也

